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民主与资本主义

〔美〕塞缪尔·鲍尔斯 著
赫伯特·金蒂斯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民主与资本主义

——财产、共同体以及现代社会思想的矛盾

[美] 塞缪尔·鲍尔斯 著
赫伯特·金蒂斯



商务印书馆

Samuel Bowles Herbert Gin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Copyright © 1986 by Herbert Gintis and Samuel Bowles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1999 by Commercial Press

(Shang Wu Yin Shu Gu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Book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美国纽约基础出版社 1986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2 年年初已先后分十三辑印行名著 55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四辑。到 2012 年年底出版至 6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 年 10 月

献给艾利特和玛茜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序言·····	4
第一章 现在:政治学、经济学和民主·····	7
杂乱无章的民主理论·····	13
传统政治学说的信誓·····	22
走向民主理论的重构·····	30
结论:领会创造历史的意义·····	36
第二章 过去:公民、财产和各种权利的冲突·····	38
权利争斗·····	47
公民权要求和洛克调整的终结·····	57
美国例外论和杰佛逊调整·····	64
麦迪逊调整的衰退·····	69
偶然的和谐:作为历史的凯恩斯调整·····	75
结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83
第三章 经济:生产和交换的政治基础·····	86
未解决的政治问题的经济学·····	95
劳动专一性·····	100

权力、生产和竞争	105
金钱的权力	110
自由转移	115
结论:权力和自为	119
第四章 结构:统治的马赛克	120
家庭、国家和经济的政治概念	123
再生产、矛盾和变迁	133
性——性别体系和统治的再生产	137
结论:市场、戏剧和竞赛	152
第五章 行动:学习和选择	158
退出、发言和市场	166
经济生产人民	170
代议制政府和利益构成	176
学习、忠诚和政治共同体	181
直接民主和表达的行动理论	189
结论:集体行动、私人性和自由权	195
第六章 共同体:语言、团结和权力	198
语言和社会实在	201
意识、话语和社会联合	208
权力结构中的和谐与矛盾	213
社会斗争和权利话语	216
资本主义财产和权利概念	221
结论	226

第七章 未来:后自由主义民主	228
专制主义、匮乏和自由	233
民主的动态	239
全球自由主义	243
新霍布斯自由主义	249
交换,官僚制和后自由主义民主	258
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经济学序言	263
民主、自为和历史	271
注释	277
索引	331
重译后记	364

中文版序言

对民主的三种挑战

在我们出版了此书英文第一版之后的不长时间里，资本主义和民主两者都在世界不同地区取得了进步。在南非，种族隔离已经崩溃，一部非种族主义的、民主的宪法已经创制完毕。在智利、菲律宾、巴拉圭和萨尔瓦多，军事威权统治已让位于代议制民主形式。政党间的竞争性选举，清晰而戏剧性地改变了大多数曾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东欧国家中的以及前苏联内许多国家中的政纲。并且这些国家已经采取了市场自由化和国内经济非统制化，而后者已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开始实施。

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许多变种正在拓展范围，这只是我们称之为民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之中最新的一章，当对这种经济和政治管理制度不断增长的赞同受到它们各自拥护者的欢呼之时，两者的拓展对修补它们的缺点或减弱它们之间的矛盾却毫无作为。

无论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理论都未充分地说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各种动态的互动作用。与马克思

主义的期待相反，政治学语言在全世界实际上日益具有自由主义的特色，而与最具自由主义特色的解释相反，政治学的实质依然是一种无法化简的阶级对抗的因素，于是，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和政治理论的挑战同样无法由资本主义和民主两者的成功所消解。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在民主主义者力求使权力更负责任和个人生活更加自由之际，他们面临三种主要的挑战：

第一种是全球性的挑战：当国际间的自由化和日益增长的世界整合使得资本的全球流动的成本降低，并从而给强大的经济行为者——尤其是银行和大型股份公司——提供了加强了讨价还价的权力之时，民主的民族国家如何能维持它们的自主和有效性？

第二种是国内的挑战：新的民主权利和统治形式对那些具有构成每一个社会——无论它们是家庭，邻里还是工作场所——的许多微观经济制度特征的权力滥用和异化说得上话吗？

第三种挑战关系到我们的自然环境和未来的后代：在民族国家水平之上和可行的国际制度之中运行的民主程序能够提供一类政策，而它们足以扭转环境恶化的过程并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态平衡吗？

我们不知道，这些挑战中的哪几个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但是我们依然坚信，如果找到解决方法，那么它们必然包含更加深入的财产权的再分配，而其目的在于保证更加平等地分配生活的收益和负担，加强民主对于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的负责性，允许广泛

地运用市场和其他竞争过程来将原则置于政府和经济行动者身上。我们在《民主和资本主义》第一版付梓之后的研究完善了然而未根本更动这种信念¹。

我们高兴地欢迎中国读者阅读本书。

鲍尔斯与金蒂斯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1995年2月

序 言

我们关于民主和统治的思考表现了三股大相异趣的思想的融合。一股是激进民主传统及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以后几十年间的社会运动中的表达。第二股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第三股是马克思主义。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我们的思考是历经一种持久的冲突而逐渐形成的,这就是我们时代激进民主运动的那种希望和激情与两种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理智传统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结果便是两个确信:承认现代社会中权力多面性的特征,推崇学习和人类发展在分析权力和纠正权力滥用之中的中心地位。对于那些受过专门学术训练而身为经济学家的人来说,这些或许会被看做是新颖的关切,但是这个说法可能只是部分正确的。政治理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在 17 世纪的滥觞。今天,如果不是采纳为实际分析的框架的话,这种关系表现在于几乎将新古典经济思想全盘采纳为许多政治理论的模式。

毫不奇怪,我们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批判主要依据那构成两者基础而通常隐而不露的经济学理论的缺点。我们关于当代民主思想困境的分析,如果不是在内容

上面,就是在所提出的题目方面,诸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克思(Karl Marx),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些早期经济学著作家的各种关切。

如果说我们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整合之中有什么新颖的东西的话,那么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那种把经济隐喻注入政治思想的主导趋势不同,我们提出了与之相反的东西:对经济思想的政治批判,把有关权力和人类发展的真实的政治概念输入经济体系的分析之中。

无论我们研究中所遇到的题目的复杂性,还是近些年来民主政治运动的失败和令人失望,都没有消除我们的确信:权力,人类发展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纽带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部分因为它们是可以理解的——容易改进的。正是这个确信在我们十八年的合作中,并为我们出版这部对于民主思想发展的微薄贡献[的著作](□内的文字为译者所添)提供了动力和一以贯之的原则。

曾经指教过我们,批评过我们,刺激过我们,激怒过我们,或者以别种方式激励过我们的研究的人不胜枚举。但是,即使不太充分的话,我们还是感谢下列这些其批评、建议和帮助反映在本书之中的人:阿克曼(Robert Ackerman),亚历山大(Peter Alexander),巴努力(Tariq Banuri),贝内森(Harold Benenson),布赖特(Charles Bright),克拉克(Barry Clark),科恩(Joshua Cohen),埃尔施坦(Jean Elshtain),弗里德曼(Gerald Friedman),戈登(David Gordon),高夫(Ian Gough),格林(Philip Green),哈恩(Jeanne Hahn),哈丁(Susan Harding),海登(Dolores Hayden),拉克劳(Ernesto Laclau),林布洛姆(C. E. Lindblom),麦克莱特(Elaine McCrate),马格林(Stephen

Marglin), 莫费 (Chantal Mouffe), 奥尔曼 (Bertell Ollman), 巴斯奎耐里 (Carla Pasquinelli), 兰德尔 (Nora Randall), 罗迪梯 (Hannah Roditi), 萨克 (Richard Sack), 斯特凡诺 (Christine Di Stefano), 斯图尔特 (Kathleen Stewart), 特蕾西 (Susan Tracy), 瓦腾贝格 (Thomas Wartenberg), 韦斯科夫 (Thomas Weisskopf), 沃尔夫 (Robert Paul Wolff), 武斯特 (Meg Worcester), 以及我们在马萨诸塞大学的学生。

我们也要感谢下列单位的财政资助和款待: 古根海默 (John S. Guggenheim) 基金会, 高级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美国日耳曼·马歇尔基金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马萨诸塞大学教员基金, 西恩纳 (Siena) 大学, 以及马萨诸塞大学人文高级研究所。

我们还要因其鉴识和眷佑而感谢基础出版社 (Basic Books) 的凯斯勒 (Martin Kessler)、德霍尔斯 (Sandra Dhols) 和格拉夫 (David Graf)。

第一章 现在：政治学、经济学和民主

这部著作的生命力，正在于信誓(commitment)不断拓展人民支配他们个人生活和社会历史的能量。我们将要论证，为了兑现³这个信誓，需要建立一种民主的社会秩序，需要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集权体制。“资本主义”(capitalism)和“民主”(democracy)，这两个广为人们视为一起标志了我们的社会特征的术语，它们之间如此僵硬的对立，看起来可能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我们将坚持如下一点：在民主乃是保障个人自由权(personal liberty)和使权力的运用负有社会责任这个直截了当的意义上，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

“民主的资本主义”提出了一套和谐的和彼此支持的制度，每一种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领域里促进一种自由(freedom)。然而，我们将要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不是两种互补的体系。相反，它们是调控人类发展进程和全部社会历史演变的两种反差鲜明的规则：一种规则的特征就是以各种财产权(property rights)为基础的经济特权的优先性，另一种规则就坚持以个人权利行使为基础的自由权和民主责任(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两者的优先性。

这样，我们信誓民主就是肯定这样一种社会蓝图，在那里自由

权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既支配学习(learning)又支配历史。民主,而非各种财产权的相互作用,应该提供这样一种基本原则:它安排我们在其间成为我们自身的进程,以及支配我们生活的种种规则在其间不断得到更新改造的进程。

除证明它们是可行的和可以达到之外,我们将不会去证明这些信誓的正当性。作为替代,我们将探究它们对于我们思考个人、思考社会和思考历史的方法所蕴涵的意义。虽然正当性证明或许并非必要,但澄清各种术语则确实确实是适宜的。在实践中,我们把民主等同于自由权和人民主权。自由权涉及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在其之上,个人享有自由,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具有去行动和去力图说服他人行动的资源(倘若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话),而无任何社会约束。德沃金(Ronald Dworkin)很好地表述了这一点:

个人权利是个人握有的政治王牌。在出于某种理由,集体的目的否定个人想要的东西而无充分的正当性时,或没有充分的正当性却将某种损失或伤害误加在他们身上时,个人有权利作为个人去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或去做他们想做的事。¹

自由权于是带来了思想和结社的自由,政治的、文化的和宗教的表达的自由,并且带来了那种控制个人的身体和表达个人所喜爱的精神的、审美的和性关系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我们所谓的人民主权是指,权力(power)对于那些因行使权力而受影响的人们是负有责任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这些人

中每一个人是有同等责任的。但是，人民主权不可能是一元的。我们将要证明，在自由民主资本主义（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m）里，而且在大多数的社会秩序中，权力中心是多重的；我们要证明，这种权力的多元主义抓住了有关民主社会的思想的实质层面。我们因此排斥统一的“人民意志”的概念，并且我们把主权看作是最终地和不可化简地多相的。实际上，民主要求个人和团体（group）两者都有王牌可出。

我们将确认民主社会的信誓所蕴涵的社会理论的几个变种之间的一致。然而，我们的兴趣并非只是沉思冥想式的。我们解释过去两个世纪里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种种杂乱的轨迹，以及我们重新构造民主理论，这不会使我们献身于某种民主乌托邦，而会使我们献身于一个兑现久已存在的、基本的但受到阻碍的民主承诺的宏大历史规划。

各种民主制度常常只是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装饰品而已：自豪地展示给来访者，为大家所赞美，但很少使用。在那些事情切实进行的地方——在诸如家庭、军队、工厂和办公室这类核心机构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民主。代议制政府、公民自由权和正当的程序顶多遏制了这些无责任的权力王国过分显眼的扩张，然而却遮掩和加强了特权和统治的各种基本形式。

但是，民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凡在民主制度已经扎下根的地方，它们常常已经扩张和深化了。一旦一个政治习语成为政治的混成语时，它往往便包括了各种鲜见的意义。在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它因而会毫无区别毫无顾忌地向一切形式的特权挑战。从不只排斥妇女而且也排斥大部分非白人的 18 世纪的人权（Rights